

中國新文學叢刊

周伯乃自選集

102

I217
7721

股份有限公司

102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 選 自 乃 伯 周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周伯乃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102

翻版
印權
必究

著者：周伯乃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精裝 一二〇元

平裝 九〇元

定價：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高君才画
68.8.3



① 作者在書房裡構思美麗的夢。

② 作者與其夫人陳夏江女士及長子周仰山攝於寓所。

③ 作者與他的四女一男攝於客廳。（覽像為作者父親現旅居香港）。

④



④



(周伯凡)

人類歷史的產物，他活着的每一秒每一秒，
都將是歷史的軌跡；同樣地，歷史也是人
的產物。光的每一毫每一節，都必須依賴於
人類的不斷創造、不斷發掘、不斷地接續着
她確切的淘汰和承襲。今天的你我，是明日
的歷史。

目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薛西佛斯的一夜

說起鄉愁

開向南方的列車

鶴情甘伴野雲深

仰望蒼穹

海天孤淚

二三七三九三

夜是燃燒的薔薇

苦澀的季節

玫瑰餐廳之夜

夜來風雨催

神獸之間

那段被壓扁的日子

寂寞紅

又是秋涼時節

有太陽就有陰影

落花猶似墮樓人

沒根沒蒂的

她是那朵飄忽的雲

最是橙黃橘綠時

良夜悄悄

幾度寒林孤路	一六〇
芳醇的下午	一五五
今夜，我是寂寞的	一五九
寂寞與聲音	一五三
聽蕭蕭暮雨	一四五
昨夜是一場藍色的夢	一五六
那堪風雨不同舟	一三〇
剝繭的人	一三七
寂寞與等待	一三九
憶卿迢迢隔青山	一四〇
萋萋芳草綠千里	一四五
天遠水長流	一五二
煙樹幾重重	一五七
那一束玫瑰	一五五

• 集進自乃伯周 •

作品書目

麗都之夜
香檳之夜

三毛

• 4 •

小傳

• 傳 • 小 •

周伯乃，廣東五華人，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出生。早年畢業於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服役空軍時，曾任空軍無線電機修理工作多年，退役後歷任香港亞洲出版社駐臺執行編輯，中國國民党中央委員會中央月刊編輯等職，現任行政院秘書暨中央日報副刊執行編輯。著有文藝理論：「論現實主義」、「現代小說之研究」、「現代文藝論評」、「中國新詩之回顧」、「現代詩的欣賞」、「現代小說論」、「孤寂的一代」、「近代西洋文藝新潮」、「影響人生的書」、「古典與現代」、「創造幻想的人」等；散文集有「祇是因為寂寞」、「又是秋涼時節」、「周伯乃散文選」、「晴窗小語」、「仰望蒼穹」等二十餘部。五十九年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國軍文藝金像獎文藝理論獎等。

薛西佛斯的一夜

• 夜一的斯佛西薛 •

沒有誰會刻意去以折騰自己來作爲一種逸樂，除非他是患有被虐待狂症的病患者。而我非病者，却有折騰自己的狂熱與嗜好。我常常踩着空漠的大街，在冷冽的北風中計算自己，計算自己是否能活過今夜。倘若今夜是一場生命的搏鬪，我得赤手空拳擂動夜的盲鼓，讓熟睡着的人聽聽這來自天國的聲音，並非是上帝的聲音，而是在上帝面前贖罪的聲音。因爲，人類都是帶着罪降生在這個世間的，只要是活着的人，都是有罪的，神說：「只有快來信我，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讓你和你的衆人朋友親戚一起進入天國。」

神，成爲無限的權威；天國，成爲人類最終的歸趣。

作爲人的一生的奮鬥，不是在努力創造自己，而是在壓抑自己的自由意志，成爲另一個自我

的存在。精神分析學家們認爲：「人類在基本上是自私而具有破壞性的，以此，他們強論倫理的行爲在於壓制惡的衝動。否則，人類將自縱於淫惡，而不知自制。在此種原則下，人類必須做爲自身的監視者，首先，他必須承認自己的本性是惡的。其次，他必須運用自己的能力以克制自己內在的惡。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除了壓抑自己的惡之外，便祇有自縱於淫惡一途了。」

我不知道神的本身是否有罪，人在祂的無限權威的指令下塑造自己，塑造一個適合於神的意志的人或超人。康德也認爲，人類有好惡成癖的習慣，爲了壓抑這些根性，那些道德的律例，神的無限權威，是有其絕對必要的。倘若，人類社會沒有這些約束去約束他們的行爲，那麼人類將會變成野獸，而人類的社會亦不再是人的社會，而是野獸的社會。

由於西方宗教對人類原罪的教義之誇大渲染，認爲人類在根本上是有罪的，而且又是無能力的。如果要想自人類本身的力量或德性作基礎去發展善德，他將會一無所得。人類必須全然的信賴上帝的導引，唯有在祂的聖明導引之下，才能走向救贖之路，才能走進天國，走進至善之境。法國宗教改革者卡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說：「我們是屬於上帝的，因此讓我們爲祂而生，爲祂而死。倘若人類依照自己的意志而活，則人類的禍害無窮，上天的唯一救贖之路，不在於人類自身的求知或求利，而在於上帝的導引。」因此，他一再的強調，人類必須相信自己是一無所有，所擁有的都是上帝的恩惠。這個觀念有點近似佛家的四大皆空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的空無感。卡爾文還認為，人類不但要相信自己一無所有，而且要想盡辦法來貶抑自己，唯有在貶抑自己時，人類才能卑從於上帝的聖名之下，也唯有如此，才能接受上帝的偉大感召。

這種相信自己一無所有和貶抑自己的心理，正是要人類從自身割離，不能敬愛自己。愛己是自私的，自私是一種罪孽，在他們看來自私和自愛是同義詞。一旦人類有了自私的心理，他便視自己高人一層，處處顯示着鄙視別人，崇拜自己的自私心理。叔本華早期對人性的分析和體驗，亦同時發現人性的本身具有三種欲求，就是：自私、惡意和惻隱之心。叔本華認為「世界是我的想像」，這個「我」是主觀意識的代名詞，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為有「我」的存在而存在，這個「我」便成為世界的重心，世界萬物皆因為有「我」的主觀意識的認知，它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叔本華的心目中，世界上任何的一事一物，都只有主觀的想像，而沒有客觀的標準。譬如酗酒，在飲者的本身是一種享受，是一種快樂。但飲者以外的人並不能取得快樂的標準。所以，任何事情只要進入到人類的知識對象中，它便成為人類的意欲存在。透過我們感官所認知的存在，是因為有我們的主觀意志所認知的關係，如果沒有我們主觀的意志和認知，我們的感官是不可能感知到任何事物的存在。叔本華這種觀念，正好否定柏拉圖的哲學觀，柏拉圖認為感官所接觸到的一切，都是虛幻的。而有比感官更為真實的、永遠性的存在，就是理想。他認為「在感官可感知的表面現象或特殊性之背後，藏有不為感官所認識但可為理性或思維所推知的一般性、規

則性、及發展的方向。我們由那些感官可感知的特殊事物推知這些觀念、法則、及理想，但後者比前者更有永遠性——所以更爲『實在』。」

柏拉圖特別舉了一些例子，如我們畫一個圓圈，而這個圓圈是由於我的鉛筆在紙上運動，才能產生圓圈，但這些圓圈也可能由於橡皮的抹拭而消失。然而，這個圓圈的概念却永遠不會消失。再如一棵樹，如果那棵被砍倒了，在樹的本身也許可能會因被砍倒而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存在，「但決定物體生滅變化的法則，却是無始無終，永遠存在。」由柏拉圖這種觀念，而演繹出斯賓諾莎的宇宙觀。斯賓諾莎認爲：「宇宙內有兩個世界：一爲事物的世界，由感官知覺；一爲法則的世界，由思維推知。」譬如一座橋樑，依據感官的知覺，它只不過是數千萬丈鋼筋和數萬噸沙石與水泥的結構而已；但如果依照數學家的看法，它就成爲力學、數學和工程學結構的配合物，而所有的橋樑都必須依據這些法則去完成構築。否則，就不可能築成一座橋樑。如果這個數學家而同時又是個詩人，他所看到有關這座橋樑的結構，是完全爲這些法則所支撑。而這些法則正是支撑橋樑於自己手掌中的上帝。詩人對於橋樑的看法是揉雜了個人的想像和幻想，他不僅看到了具象的橋樑的結構，而且還透過其敏銳的想像力，看到隱藏於橋樑結構以內的生命和它的象徵意義。詩人多少帶有一點幻美去透視橋樑，這和數學家或普通人所獲得的感受決不可能完全相同。

一隻鳥飛入雲層，並沒有什麼預期的冀圖和目的，但每一隻鳥都冀圖飛入雲層，翱翔於空茫